

# 孟小冬登报谴责梅兰芳辜负了她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一气之下,孟小冬出走天津,登台演出。梅兰芳将孟小冬接回来,此后,他开始公开带孟小冬出来。不久,梅兰芳的妻子王明华病逝。此后,孟小冬和福芝芳开始明争暗斗。

热点关注

## 孟小冬被挡在梅家大门口

梅兰芳这一次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大多数满座,其余上座率也有七八成,可见其盛。

结束在檀香山的演出后,这年7月,梅兰芳一行乘“浅间丸”号轮船回到上海。一来为了答谢上海各界朋友对他这次访美的支持与帮助;二来也是为了休养,毕竟在美奔波数月,实在是疲惫不堪。因此,他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而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

次月月初,梅兰芳返北平途中经过天津时,接到噩耗,他的伯母(即梅雨田之妻)去世了。因为他肩挑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继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他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了回家。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悲凄之中。

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戴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原因之一。

对此,自称跟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性栽(笔名槛外人)这样回忆道:

当时梅跟孟小冬恋爱上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不同意,跟梅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赶到小冬家,小冬竟不肯开门,梅在雨中站立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

孟。

这段回忆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梅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即祖母早在1924年就去世了。老太太去世后不久,梅兰芳应邀赴日,在抵达门司后曾经公开发表谈话,讲了来日演出的目的,其中一句话是:“今年夏天,我祖母去世了,目前我还在服丧期间,但我还是特地到日本来了。”

关于戴孝风波,吴性栽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蕙芳、姚玉芙、魏莲芳、王少楼、王少卿、王幼卿等。每个人都身着孝服,进了灵堂,烧了香,磕了头。可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门都不让进。

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梅兰芳的妻(她不可能承认她是妾),死者是梅兰芳的继母,而她孟小冬就应该是继母的媳妇,媳妇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不能像其他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她想不通的地方,也是她万分气愤的理由。她认为,是梅兰芳正宗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

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又引来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她福芝芳可以不承认,他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曲

求全,而是选择了反抗:她厉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她一边为她据理力争——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情温和,从来不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

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针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她说话,也让她难堪。这使她备受打击,自尊心也受到极大伤害。她突然发现,她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她当回事。她开始怀疑,他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妻?妾?她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她,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她不能。

绝望啊!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她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就走到了天津。她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投入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慰藉。

## 孟小冬和梅兰芳分手后登报“明了真相”

又两个月后,天津闻人朱作舟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闻梅兰芳将来津,并无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拟让两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回绝,但只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唯有无可奈何。

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天

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人终于正式分手。

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孟小冬4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不管怎么说,给钱是事实。孟小冬收了钱,却似乎并不领情。

在两人分手两年之后,即1933年——他们是1931年分手的,也就是梅兰芳访美归国后近一年——且早已一个生活在天津,一个迁居到上海,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似乎因为不堪忍受别人针对她的“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为使社会“明了真相”,而略陈身世,并警告“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或视听”的人,不要以为她是一个“孤弱女子”好欺负,她不会放弃诉之法律的“人权”云云。

本来孟小冬的这一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她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启事》中,也就有点儿出言不逊了:

……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幼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挑,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

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梅孟分手,乃孟小冬自认为梅兰芳“负”了她。也就是说,她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分,但是后来,梅兰芳“不能实践其言”。换句话说,她嫁了之后,没有如愿得到名分。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该不该给她名分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名分。

孟小冬在《启事》里,加重语气说到那桩劫案: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唯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她说她“与李某素未谋面”,并非事实。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不但谋过面,而且李某还曾数次出入孟府。也许李某是单恋孟小冬,孟小冬对李某并无其他想法。但是,为解脱自己与“血案”的关系而杜撰“素未谋面”,显然不合适,也无论如何不能以时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此人作为借口。

看得出来,孟小冬在此,只知自己怒不可遏,却不顾甚至不知梅兰芳也同样在为那桩劫案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她是如此任性与烈性,也使人略窥两人不得长久的部分原因了。

# 在宴请周子敬的酒席上市长布置了秘密行动



继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在大排档喝酒吃饭中,周子敬和郑天虎的儿子郑道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周子敬居然被郑道犀利的提问问得哑口无言,还是岳书记解了围。而周子敬刚走马上任,就被国资委副主任毕然扔来一个烫手山芋,逼迫他尽快上报中纺集团改制的材料。就在两人讨论时,楼下传来汽车鸣笛声。

官场小说

## 郑天虎送来一辆车

万有金像是有所预知,快步走到窗前探头张望,然后回身报告:“是金冠集团的郑老板登门拜访,我去迎一迎。”说罢,万有金匆匆奔了出去。

“是郑天虎?”周子敬又是充满疑惑,“他这个私营企业的大老板跑到我们国资委来有何贵干?”毕然神态夸张:“郑天虎驰骋中州,无孔不入。”周子敬冷冷一笑:“那我今天可要领教领教。”须臾,楼道里响起重重的脚步声。房门被推开,郑天虎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满脸骄横地步入室。

郑天虎道出来由:“周主任啊,兄弟我是专程来请你的大驾,今天中午为你接风洗尘。”“接风洗尘?”周子敬故意调侃道,“可惜你来晚了一步。”郑天虎瞪圆虎目:“怎么,谁人胆敢抢我的风头?”

“没有人抢你的风头。”周子敬正色道,“我们刚刚订立了一个规矩,从今天起,国资委的干部不允许接受任何宴请。”郑天虎有些发急:“我今天可是专门为你拉的场子。”“拉什么场子?”周子敬不解。

郑天虎煞有介事地说:“我今天把中州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了,就是要为你周主任开个场面。大家喝杯酒,交个朋友,今后也好相互提携,共同发展。”周子敬不无感慨:“郑老板真是煞费苦心啊!”

“小意思。”郑天虎貌似仗义疏财的豪爽,“我另外还给你送来了初次见面的大礼。”

周子敬十分诧异:“什么大礼?”郑天虎自鸣得意:“请周主任下楼查验,包你满意。”

周子敬本能地想一口回

绝,但转念一想,反而想要探个明白。他站起身,冲着毕然和万有金一挥手:“走,咱们去看看郑老板送来了什么样的大礼。”四个人鱼贯而出。

周子敬一行人走出楼门,眼前呈现令人咋舌的景象——院落中央并排停放着两辆漆光黑亮的“奔驰”轿车,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宽长的车身闪耀着豪华尊贵的气派……

周子敬暗吃一惊,送如此贵重的礼物,真称得上掷千金!周子敬强作镇定,忽然莞尔一笑:“你郑老板送我如此大礼,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

“怎么讲?”郑天虎见周子敬不为所动,还出言自嘲,心中大惑。周子敬故意发问:“我问你,市里的书记、市长坐什么车?”郑天虎不假思索:“都是‘奥迪’呀。”

周子敬笑了:“你想想,书记、市长坐‘奥迪’,你却让我坐‘奔驰’?明明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嘛!弄不好,我刚刚混来的这辆车里,能坐上前任留下的这辆‘奥迪’,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坐死鬼留下的车不吉利。”郑天虎口无遮拦,“再者说,这辆车也是我当年送给老袁的。”周子敬又是大出意外,用目光询问站立一旁的万有金。万有金确认地点点头。

“周主任应该清楚,像市国资委主任这样的级别配不了什么太好的车。”郑天虎满脸轻蔑,指着停在楼前的一排轿车,“凡是能够看上眼的,都是相关企业赞助的嘛。”周子敬倏然沉下脸色,缓缓走到万有金面前,低声问:“真是这样吗?”万有金怯怯地点点头。

周子敬再问:“那你告诉

我,哪辆车是我们自己购置的?”万有金伸手指向停在角落里的一辆漆色已经灰暗的“大众”轿车:“最好了,就是那辆车。”

周子敬把手里“奥迪”车的钥匙递给万有金,神情严肃地吩咐:“请你把那辆车的钥匙送到我的办公室。”言罢,周子敬迈开大步,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郑天龙也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和贺铮重修旧好,可是也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 韩市长约见周子敬

周子敬第一次参加市委常委会。开会前,岳书记向在座的常委们介绍周子敬,并且强调:“中州市国有企业改制的具体工作由周子敬全面负责。常委们人人人心知肚明,只有兼任市委副书记的韩市长在岳书记强调之际发出一声重重的咳嗽,看似无心,实则有意。

散会后,周子敬准备打道回府,却被韩市长的田秘书迎面拦住了去路:“周主任,韩市长请你去他的办公室。”

周子敬感到意外,身不由己地点点头:“好,我马上去。”望着田秘书离去的背影,周子敬略作思考,转身先去了岳书记的办公室。“老领导,市长大人召唤我了。”周子敬推门而入,直言相告。

岳书记坐在桌子前正在喝水,见周子敬进来不慌不忙放下了水杯,笑着回应:“你这个子敬,这种事情也要向我汇报吗?”周子敬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是来向你请示,应该注意什么?”

“不要太敏感。”岳书记仍旧笑着道,“市长乃一市之长,找你谈谈话很正常嘛。”周子敬摇摇头:“我感觉有些不正常。”

“非常正常。”岳书记加重语气开导说,“有些时候,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去应对所谓的‘不正常’,要采取正常的方式去化解所谓的‘不正常’,这种正常的心态和方式在政治上往往会占据主动。”

“你说得像是绕口令。”周子敬笑着调侃道,似乎有所领悟。“快去吧,你再拖延时间,人家韩市长可要感觉不正常了。”岳书记不客气地催促道,又再次叮嘱,“记住,要顺其自然。”

韩市长找周子敬谈话,说是随便聊聊,其实暗有所指,是希望周子敬尽快落实对中纺集团的改制。周子敬听得明白,看来,果真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如果没有岳书记横刀立马,中纺集团肯定在劫难逃。

“不能拖了!”韩市长对他道,“这个方案已经基本成熟,不用再过多研究,你尽早上来就是了吧。”

“好吧。”周子敬无奈点头,“我尽力而为。”

谈完话,韩市长又邀周子敬去吃饭,周子敬婉言拒绝。

可是韩市长面露不悦,“你这个子敬喝得岳书记的酒,咋喝不得我的酒?”

周子敬又是一惊,这位市长大人太厉害了,连自己初来中州的晚上同岳书记一起喝酒也尽在掌握之中。

夜色深沉。周子敬只得顺其自然:“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要得嘛。”韩市长重新露出笑容,然后伸手按一下桌子上的呼叫器。

接风,要他们出席作陪。”

## 一个神秘电话

周子敬跟在韩市长的身后步入金碧辉煌的金冠大酒店。饭局豪华铺张,而且还有珍稀动物,郑天虎准备了从阿拉斯加空运来的大海龟,还有长江里的野生娃娃鱼。

喝酒时,韩市长借题发挥,让郑天虎送了一箱茅台酒给周子敬。

就在众人推杯换盏之际,周子敬看见警容端庄的宋坚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迅速站起身,绕过圆桌直奔韩市长的身旁,附在韩市长的耳边压低声音急促地讲些什么。韩市长听罢眉头紧蹙,稍作思忖,然后坚决果断地一挥:“你们马上采取措施,绝不能让这两个龟儿子把材料带出中州!”

宋坚点头,马上转身去了避人的角落,举着手机紧张地发布命令。

不久后,田秘书也接听了一个电话,也是快步奔到韩市长的身旁,同样是附在韩市长的耳边小声讲述。韩市长听罢点点头,然后转向周子敬,一脸无奈的神情:“子敬啊,真的来事情了,省长大人传唤,我要马上赶去省城。”

夜色深沉。位于市区老城边缘一条斜长的街巷在夜幕的笼罩下空旷静谧,只有一盏盏昏暗的路灯亮着幽幽的光。倏然,几辆警车闪烁着炫目的警灯悄然从远处驶来,停在一家小旅社的门前,车门纷纷打开,跳下十几个身手敏捷的身影,其中一个有两个健壮的男人大手挟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行人动作迅速地冲进了小旅社。